

經義詩歌

譯文烈黎 著納賴



行發店書活生海上

紅蘿蔔鬚

賴納 著
黎烈文譯

上海活生生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

紅蘿蔔鬚

每冊實價七角五分
外埠加酌寄費

原著者 Jules Renar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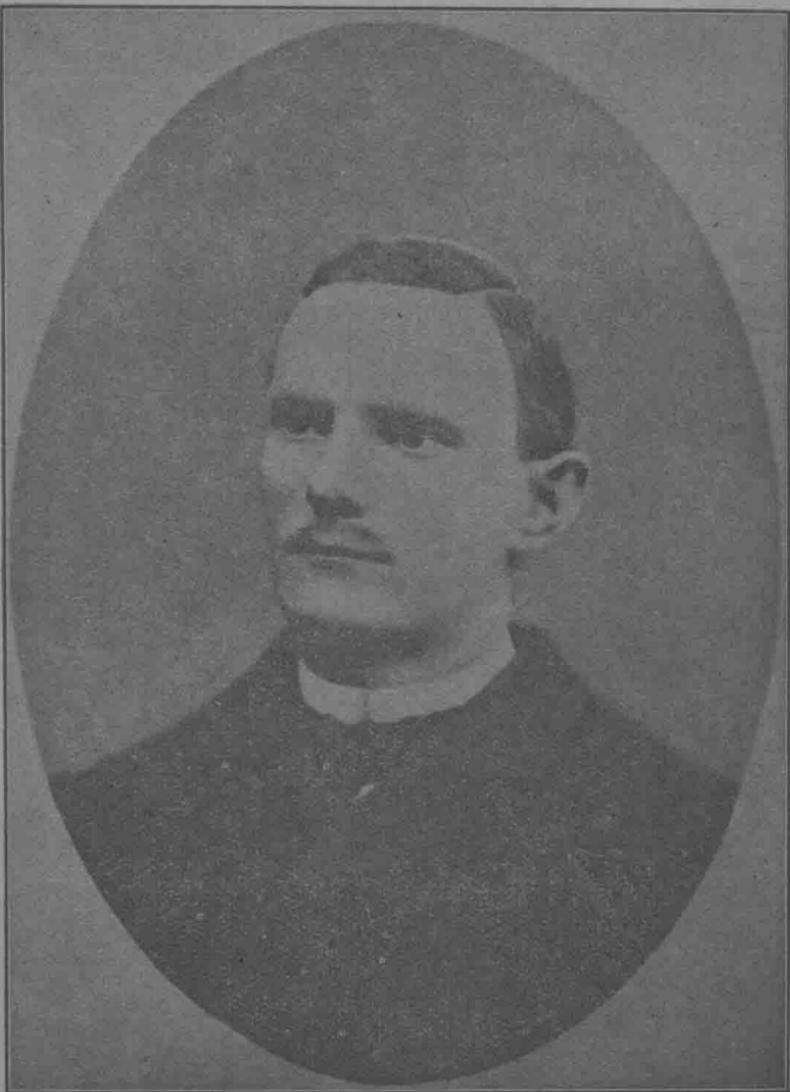
譯者 黎烈文

發行者 生活書店
上海福州路
第三八四號

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

版權有印翻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初版



著 者 賴 納

略談賴納和他的『紅蘿蔔鬚』

記得有一位法國批評家說過大致是這樣的話：

『平凡的人見到人生的醜惡和苦腦，便詛咒人生；聰明的人却把這醜惡、苦腦的人生描寫出來，使我們笑或哭，有時笑啼雜作。』

我以為借用這話的後半段來形容賴納(Jules Renard)的作品——尤其是他的『紅蘿蔔鬚』(Poil de Carotte)，是非常恰當的。

賴納和都德(A. Daudet)一樣，與自然主義派有着很深的關係（有些文學史家乾脆把他列在自然主義派裏面），但却知道在『赤裸裸的人生的寫照』中，加上一些『幽默』或『譏嘲』(ironie)，引人啼笑，減去一般自然主義派作品所通有的沉

滯。不同的是：都德是勃魯梵斯 (Provence) 人，他的筆底有着南國的溫柔的情趣；而賴納則是冷靜的北方人，他的著作完全用着簡練的，古典的手法。

一八六四年誕生於法國西北部 Mayenne 省 Chalons 地方的農家，一九一〇年去世，總共沒有活到五十歲，賴納壽命的短促，在同時代的文人中，是與莫泊桑相差無幾的。但在這短促的生涯裏，他在文學上已有了驚人的成就。作品雖然並不多，却幾乎全是可傳的佳構。

從一八八六年起，賴納先後發表過『薔薇花』(Les Roses)，『鄉村的罪惡』(Crime de Village)，『冷笑』(Sourires Pincés)，『食客』(L'Ecornifleur) 等著，漸次引起文壇的注意。到一八九四年，『紅蘿蔔鬚』出版，便名震一時。這部小說後來曾編成劇本，在舞台上又獲得極大的成功（最近並已製成電影）。紅蘿蔔鬚在法國，正如中國的阿Q 一樣，成為一種盡人皆知的典型人物。

『紅蘿蔔鬚』一書包含的人物，祇有寥寥五六個。主人公紅蘿蔔鬚是一個非

常不幸的孩子。他生長在很壞的家庭裏，受着重重壓迫：偏心的母親虐待他，自私的父親一向忽視他，狡猾的哥哥和姐姐也都利用環境欺負他。在這樣的雰圍氣裏面過着日子的紅蘿蔔鬚，結果也漸漸地變得詭譎，懶惰，殘酷了。實在說來，這書裏並沒有怎樣驚人的情節；賴納給我們的是一串麥綏萊勒(Frans Masereel)那樣意思深刻，技術老練的木刻連環圖畫。畫中每個人物都真實、生動，各人日常生活裏許多不易爲人見到的機詐或卑鄙的地方，都被活現在紙上。著名文學史家朗遜(G. Lanson)說這書是一種具有空前的獨創風格的傑作，並非過譽。

『紅蘿蔔鬚』出版後，賴納還發表了『葡萄園中的種葡萄者』(L' Vigneron dans sa vigne)，『博物誌』(Histoires Naturelles)，『情婦』(La Maitresse)和最近出版的『日記』等，其中『博物誌』和『日記』兩書是和『紅蘿蔔鬚』一樣，博得批評家們熱烈的讚美的。

讀着賴納的著作，最使我們驚歎的是作者對於自然與人生觀察的細微和透

澈。因為有着這種觀察力，所以他能突然抓着人與物的最生動的一面，以一種恰當的美麗的線條描繪出來。「觀察一樣東西而把它寫出來；說是畫師的手腕，自然也可以，可是必須是烘托重於表現的文學的畫師。」從這幾句話裏，我們可以見出賴納藝術的大概。

他的『幽默』和『諷嘲』，也是由他那深刻而細微的觀察得來的。因為有着那種觀察力，所以他能非常明瞭地看出事物的各方面，把那些可笑和可悲的地方，自然而然地，如實地描寫出來，使人感着一種恬靜的滑稽的情味，那便成了他的『幽默』和『諷嘲』。

現在獻呈讀者的這『紅蘿蔔鬚』譯本，因最初係給『自由談』登載，隨寫隨印，譯得非常匆促，譯者雖自信已在『信』『達』兩字上盡了最大的努力，但小疵許是還有的，希望博雅之士的指正。

關於賴納和他的藝術，本來想作較詳的介紹，但天氣實在太熱了，祇好就此

完結；另有舊譯法國批評家果爾門（Remy de Gourmont）論賴納一文，作為『附錄』，印在後面，或者於幫助讀者了解賴納的藝術一點上，可以稍補我這篇短文的不足罷。

譯者 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盛暑中揮汗。

目 次

雞	一
竹鷄	七
狗	二
夢魘	三
對不起了	七
尿鉢	三
兔	三
雲	三
毛	四
鶴嘴鋤	四
獵槍	四
鼴鼠	一

苜蓿 五

水杯 六

麵包屑 七

喇叭 八

一撮頭髮 九

洗澡 十

奧洛林 十一

開水壺 十二

沒有說完的話 十三

亞伽特 十四

日課 十五

瞎子 十六

元旦

來回

鋼筆

紅頰

虱

像布魯脫斯一樣

紅蘿蔔鬚和他的父親往來書信選

小屋

貓

羊

教父

泉水

三毛

李

三九

瑪狄爾德

三五

保險箱

三三

蝴蝶

四一

劇的變動

四七

打獵的時候

五五

蠅

五七

第一隻山鶲

六一

釣鉤

六五

銀幣

六七

自己的意見

六五

樹葉的暴風雨

五一

反叛

二五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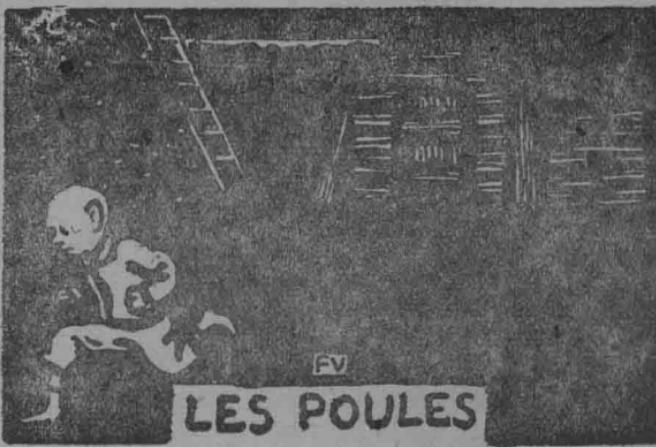
末了的話

三〇三

紅蘿蔔鬚的照片冊

三一三

附錄——哥爾門論賴納



鷄

『我可以打賭，』雷辟克家的說，『奧洛林一定又忘記關鷄了。』

真的，這事我們從窗口一望就知道。那邊，在那大院子的頂裏面，小鷄塘在昏闇中現出它那開着的門的黑方影。

『斐利克斯，你願意去把鷄關一關嗎？』雷辟克家的對她那三個孩子裏面最大的一個說。

『我並不是在這裏管鷄的。』斐利克斯說。這是一個臉色蒼白，懶散而又怯懦的孩子。

『那麼你呢，愛勒絲丁？』

『啊！我，媽媽，我害怕喲！』

斐利克斯和愛勒絲丁兄妹兩個幾乎都頭也不抬地回答着。他們倆伏在桌上，差不多額頭碰着額頭，在很有興味地看着書。

『天，我多蠢！』雷辟克家的說，『我就沒有想到他。紅蘿蔔鬚，去把鷄關

好！」

她給最小的孩子取着這樣的渾名，是因為他的頭髮帶褐色而又滿臉斑點的緣故。正在桌子下面坐着的紅蘿蔔鬚，立起身囁嚅地說道：

『但是，媽媽，我也害怕啊，我。』

『什麼？』雷辟克家的叫起來，『這樣大一個孩子還害怕！這才好笑啦。快去！』

『大家都知道：他是像一頭壯山羊一樣勇敢的。』他的姐姐愛勒絲丁說。

『他是什麼東西都不怕，什麼人也不怕的。』他的大哥斐利克斯說。

這些奉承話使得紅蘿蔔鬚驕傲起來了，他以為辜負他們的讚許是可羞的事，他暗暗地在努力克服自己的怯懦。看着他躊躇不決，他的母親便說，再不去就會給他一個耳光。

『那末至少也該拿亮照一照我啦。』他說。